■责任编辑：武 娟 ■版面设计：元之腔 ■责任校对：张君梅 ■编辑邮箱：9374941467@qq.com ■联系电话：15044792334 5160311

达拉特快讯

响 沙
XIANG SHA

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

乡土情怀

浴火重生库布齐

郭启俊

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北部，有一条与黄河平行走向的沙漠带，这就是库布齐沙漠。它的身躯修长而飘逸，东西绵延400公里，从黄河几字湾的西端一直连接到东端。如果把母亲河的这道湾比作一张巨大的弓，那么库布齐沙漠恰好是这张弓上的弦。“库布齐”蒙语的意思就是“弓上的弦”。

我的家乡就在库布齐沙漠北部的边缘上，从小在这里成长，听说过这片沙漠的流年往事，领略过它的赤诚热烈，也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以来它的兴衰变迁。

沙漠是一种地质形态，也是一部古老的史书。我国贺兰山以西的主要沙漠，差不多都是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形成的。与此相比，库布齐沙漠只是这个家族中的小字辈。

在春秋战国以前，鄂尔多斯和河套平原的后套地区没有黄河阻隔，现在的河南和河北连成一片。这里水草丰美、沃野千里，历来是“游牧民族的苑囿”。秦朝统一中国时收复了“河南地”，为了防御匈奴骑兵的铁蹄踏过阴山山脉，不惜人力物力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。西汉时期再次收复此地，继续构筑长城防线，驻大军戍守边塞，加上从全国各地垦殖移民，极盛时期这里的人口曾多达百万之众。到了东汉以后，北方战乱频仍，居民陆续迁徙内地，垦区被废弃和荒芜。

从那时开始，当来自大西部的沙尘暴穿越阴山以南和贺兰山以北的天然豁口时，再也没有绿色屏障的阻拦。流沙犹如脱缰的野马腾空跨越黄河，一股脑地向东夺路而行，一直到晋蒙交界的黄河边停下了脚步。就这样纷纷扬扬、飘飘洒洒，经过几百年的积淀，一条横亘于高原北部的沙漠带形成了。此后又经历史上大规模的“屯垦实边”“开放蒙荒”等搅动，沙区快速蔓延扩展，风蚀沙化日趋加剧。

客观地说，库布齐沙漠的形成少不了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，或许其作用会更大一些。但是，上述人为的因素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近代以来，库布齐的荒漠化进入最为严重的时期。这片年幼好动的沙漠，有时显得任性、狂躁，甚至是冷酷无情，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的无奈和危害。

风灾是库布齐沙漠中常见的灾害。从每年初春冻土表层开化伊始，都要断断续续地刮几个月大风，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沙尘暴通常也要刮几次，多则十几次。当沙尘铺天盖地地倾压过来的时候，天地之间似乎无缝无隙地粘连在一起，白昼时分天昏地暗。风沙之中空气混浊，晚上遇到这样的天气，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。大风过后，农田里不是种子被刮飞了，就是青苗被连根拔起，有的地方甚至被流沙吞噬了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褶皱斑驳的高原上形成了十条南北流向的孔兑（蒙语意为峡谷），属于黄河的一级支流。每逢汛期高原上降了大雨或暴雨，洪水从干沟万壑中汇聚到孔兑中，由南向北倾泻下来，途经库布齐沙漠又裹挟了黏稠的泥沙流入黄河。听亲眼见过这种场景的老人们讲述，孔兑里的泥石流像成千头骆驼晃动着脖子呼啸而来，二三十里之外可以听到其雷鸣般的轰响，气势异常迅猛，常有过路的行人被洪水冲走。当暴烈的山洪最终流入黄河时，须臾之间黄河被泥沙拦腰堵截，致使河床下泻不畅，上游水位暴涨，多次导致堤防决口成灾。

与山洪水灾相比，旱灾的节奏看似缓慢而平和，但造成的损失远比前者要大。过去这里流传着“三年一小旱、十年一大旱”的农谚，然而，由于植被破坏严重，裸露的地表返照率增加，区域气候逐渐趋向变干。旱灾的周期缩短了，小旱连年不断，大旱的次数日益增多。遇上大旱的年份，旱地农田撒不开粪堆、播不下种，一年到头几乎颗粒无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响应“绿化祖国”的伟大号召，库布齐沙漠相继建立了一批国营林场和治沙站，沙区掀起了造林治沙的热潮。共和国的第一代治沙人坚毅而执着地匍匐在这片苍黄的大漠上，用他们长满老茧的双手签署了通向绿色的宣言，用他们烈火般的热情铸就了顽强奋战的精神。他们不畏酷暑的炙热，经受着风沙的洗礼，长年累月地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拼搏和奉献。在这些“绿林好汉”汗水洒落的地方，托化出了一块一块绿洲，尽管这些绿色在广袤的黄沙中还只是微小的空间，但是，不要忘记他们是治沙历程中的开拓者和探索者。

并非一切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的。这一时期库布齐沙区在局部封沙有林的同时，再次出现了蓝牧、蓝垦、蓝樵的人为破坏。那些年除了沙区本地的羊群外，附近河滩上农区的羊群也有到这里放牧的。沙区的植被本来就不足以支撑放牧，这个严重营养不良哺乳期的母亲，怎能承受如此众多嗷嗷待哺婴儿的吮吸呢？没过多长时间，大多数的羊群只好倒场了。在那个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，这里又经历了大规模的垦荒种粮，沙区里少有的原生态植被在无情的犁铧下消失了。但是，失去雨露滋润的土地自然不会结出人们渴望的果实，大面积的垦荒最终以失败而收缩。沙区和附近的居民砍伐沙漠里稀有的灌木，用镐头连根刨起固沙性能特别好的沙蒿，当作烧火做饭和取暖的燃料。沙漠里盛产甘草，当时挖甘草是最挣钱的活计，周围的生产队经常组织青壮年劳动力集体挖甘草搞副业，连我们这些上学读书的孩子星期天也常常不回家挖甘草。粗实的甘草通常长在一两米以下的沙土里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深挖搜刮。

沙区人如此不顾惜这些绿色植被，其直接原因是当时的人口增长太快了。人口膨胀式增长，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，人们为了谋生只能向大自然不计后果地索取。这种行为的结果必然是“绿化跟不上沙化”。

这一时期，库布齐沙漠的治沙既有欢笑，也有眼泪；既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完全找准定位。人类是大自然的子孙，要使文明传承延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，善待和保护好养育自己生息繁衍的这块土地。然而，在那个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里，人们对待大自然少了几分敬畏，多了几分自信，少了几分理性，多了几分浪漫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潮在神州大地涌动的时候，库布齐沙漠也焕发出盎然的生机。

“国家不再下达粮食征购任务了！”这是最先传来的改革信息。时间不长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在这里全面推开，牧区也实行了草牧场“双权一制”的改革。接踵而来的是“五荒”划拨和承包经营，政府鼓励开发治理荒沙，“谁治理、谁投资，谁开发、谁受益”。允许土地和荒沙承包经营权的流转，催生了转包、联合、股份合作、租赁、拍卖等多种经营方式。不断创新的体制和机制，吸引了全社会的力量向荒沙进军。改革像神话传说中点画一切的魔杖，彰显出点沙成绿、点沙成金的神奇法力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这里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羊绒纺织成套设备，它的产品就是“温暖全世界”的鄂尔多斯羊绒衫。从此在悠长的田园牧歌声中，高原上增添了更响亮的机器轰鸣声。凭借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和穷则思变的爆发力，鄂尔多斯地区工业化呈现出飞跃式发展的势头，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和人均收入之高成为举国瞩目的奇特现象。一旦有了丰盈的财力做支撑，人们就开始反哺这片被多年遗忘的沙漠。首先要做的是将沙区残余的耕地退下来，还林还草，还原其蔓延的底色。接下来就实行全面禁牧，多少年来自然放养的畜群在视野中销声匿迹了。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，政府给予足以安居乐业的补贴，祖祖辈辈生活在沙区的农牧民同样享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实惠。即下了一个个历史的包袱，不堪重负的沙漠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
就在改革开放大幕刚刚拉开的时候，国家实施了“三北”防护林建设工程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投入力度最大的治沙项目。世纪之交，国家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，生态建设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一批含金量更高的生态建设工程在沙区相继落地，库布齐沙漠破天荒地迎来了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保护性建设。人们开始为这个虚弱已久的躯体输血了，源源不断的血液输入其心脏、肢体及周身的血脉。

1984年，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首次提出发展沙产业的理论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库布齐沙漠成为这一新理论的试验田，亿利集团、东达集团等一批企业成为沙产业的先行创业者。他们利用沙漠中特有的光、热、水、土等自然资源，应用现代生物科学、水利工程、材料技术、计算机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，演奏了一曲增绿与增收并举、治沙与治穷共赢的交响乐。特色养殖、有机食品、生物制药、光伏能源、沙漠旅游等一大批新产业应运而生，生态、经济、社会三重效应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。二十多年的初步尝试，已经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，虽然每年都少不了回家，但每次都与库布齐沙漠擦肩而过。近几年来，因工作机缘先后几次深入沙漠腹地考察调研，耳闻不如目睹，当重新踏上这块阔别多年的热土时，我的心被震撼了。眼前的库布齐沙漠真的变绿了、变美了，变得我不认识了。

沙漠的南北边缘形成了近千公里的锁边林，一道绿色长城挡住了向外扩张的流沙。多条纵贯南北的公路两侧，建成了防风护路林带。纵横交错的绿色网络，紧紧地缚住了这条桀骜不驯的苍龙。整个高原上的植被恢复达70%以上，雨水开始眷顾这个久违了的地方，孔兑里很少再见到过去那种肆虐的山洪，沙尘暴的频次也明显减少了。

从西到东一个个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绿洲，像碧玉一样镶嵌在这条金黄色的腰带上。七星湖建成了国际沙漠论坛会址，来自不少国家的有识之士无不为这里的治理成效赞叹，在分享成功经验的同时，共同切磋全球治沙的方略。登高远眺，恩格贝沙漠治理示范区活像一个硕大的盆景，用绿野芳菲诠释了贝外合作治沙的成功范例。昔日荒无人烟的“风干饺梁”，已经崛起了一座种、养、加一体化的中心集镇，绿色产业带动了一方沙区人脱贫致富，人们已为这个地方取名为“风水梁”……

驱车在沿黄一级公路上行驶，随处可见生态建设项目区郁郁葱葱的景象。当年我和小伙伴们曾多次挖过甘草的地方，遍地长满了柠条、沙柳等灌木。大漠不再空旷了，不再苍凉了！

2013年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“库布齐沙漠论坛”作为全球防治荒漠化的重要平台，并且正式写入了联合国决议。翌年，库布齐沙漠又被该组织确定为全球首个“生态经济示范区”。这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地方，现在蓝声海外、名扬世界，成为中国治理荒漠化的缩影和名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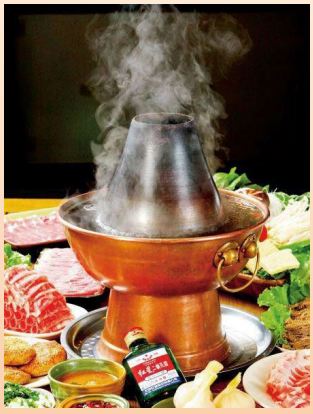
库布齐这片千年以上的沙漠，在几十年的瞬息之间浴火重生，沉寂的荒漠开始苏醒了，无数的生命又复活了。沙漠久远而又贴近，苦难而又辉煌，历史在衰兴演替的变迁中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；人类文明进步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准则。

今天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中的重大战略，绿色发展理念正在变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。沿着这样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坚韧不拔地继续向大漠深处进发，库布齐的明天将会更加蓬勃壮美、风姿绰约。

生活百态

铜火锅

岁月芬芳



我家铜火锅是用粮票换来的，它有两个用处，一是冬天吃涮羊肉，二是过年时装什锦火锅。过去的涮羊肉以吃羊肉为主，羊肉吃饱了，才是征性地涮点儿白菜、豆腐、细粉丝。

那时还没时兴羊肉卷儿和羊肉片儿，也没时兴火锅底料和蘸料，所以吃顿涮羊肉就得很多人一起忙乱。我爸忙着扇风点火，我妈忙着往出找麻酱、糖蒜、香油、酱豆腐、韭菜花、炸辣椒，两妹妹负责摆桌、凳、碗、筷，我和我姐一人一把菜刀，忙着切肉片儿。

我爸天生好客，家里一吃好的，就忍不住要往来招呼人，最多的一次，因为他不停地打电话叫人来吃涮羊肉，我和我姐怕中途吃的不够，就有备无患，一口气切出十五大盘瓷踏踏的肉片儿，那几乎就是一整只羊身上所有能切成片儿的肉。

铜火锅不像后来的煤气炉、电火锅或电磁炉，那个火特别不好掌握。锅子点早了，人上桌还没吃几口，火就越来越弱，只好端到院子里去加炭，实在等的人心烦意乱。有时嫌等的麻烦，大烟一冒过，就赶紧端回桌，又怕煤气把人熏坏，得同时开开门头上的窗户和后厨房的换气扇，让穿堂而过的新鲜空气带走刺鼻的烟火味。

第一次用铜火锅涮现成的盒装羊肉片儿，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三哥从外地买来送给我家，感觉特稀罕。我爸边吃边说：“真好，一卷儿一卷儿薄的像木匠用推刨推出的刨花。”等后来见过切片机，我才知道羊肉片儿是怎么来的。

到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开始时兴吃麻辣火锅了。是一种叫大重庆的板状料，开锅后，融化了的红油脂全部浮出水面，在几乎被火锅煤球烧红的小火筒上一边吱吱作响，一边不断冒出辣烟，呛的人又打喷嚏又咳嗽，我们也就与时俱进，相继添置了电火锅、高级陶瓷火锅和电磁炉。

老院子没拆的时候，有一次用铜火锅吃涮羊肉，可能是木炭存放的时间长了，火着的有些半死不活，锅里的水也开的半死不活。我爸急了，开始皱起眉头指点江山。后来看看火锅不听他指挥，一推门，就把院儿里那个夏天烧水用的铁炉子点着搬进家。没安火筒的炉子，火着的和铜火锅一样半死不活，却冒了满家烟。那天的涮羊肉，现在想起来，似乎嘴里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气。

其实，不管用哪种锅，吃涮羊肉就是为了享受那种围在一起，不紧不慢，边吃边聊的过程，可我爸却不这么想，他总认为，火锅要开的像被电风箱吹着那样翻来滚去才对，人们才能吃饱，否则就着急。而且下肉得一盘一盘往里倒，锅里一定要保持一捞一笊篱的烩菜状态，所以很多时候，我感觉我是看饱的，不是吃饱的。

什锦火锅就省事多了，先把腊月里煮肉的肉汤舀进锅里，一层一层，依次放入白菜、豆腐、粉条，而材料的精华部分和整体的视觉之美，却在火锅封顶这一层。泡发的海带、黄花、木耳，过了油的土豆块儿，小巧的肉丸子，肥瘦相间的烧猪肉，像花瓣一样围着火锅中央的小火筒，每样一格，正好摆满一整圈，上面还要撒上貌似花蕊的翠绿葱花。然后盖盖儿、点火，咕嘟咕嘟一开锅，就可以下筷子了。如果装一个烧肉酸菜豆腐粉条锅，别看材料不如什锦锅丰富，但吃起来，更让人胃口大开。

如今，不管是在饭店还是自己家里，吃涮羊肉大多都是用的电磁炉或电火锅，铜锅涮已经成了某些饭店的经营特色，有了怀旧的味道。

我家的铜火锅却重新上岗了，一个摆在窗台上当古董看，一个偶尔被带到郊野中，燃柴加炭，煮一锅山水风情，与父母家人共享用。

人生感悟

我本平凡

庄满仓

时序更迭，秋风渐渐驱走了炎炎夏日的酷热，太阳隐身于云海之中，丝丝凉风吹来，使人周身上下都能感受到一股惬意和凉爽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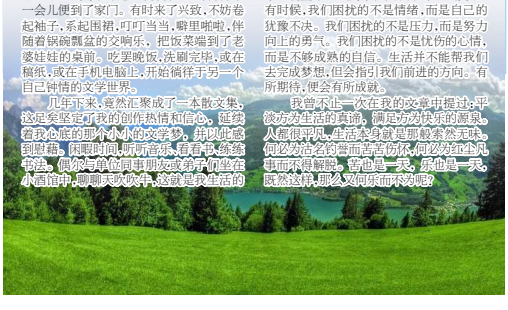
下班了，坐通勤车从大路新区回来，走在薛家湾的街道上，两旁熟悉的建筑和人流，让思绪再次伴随着天际间那遥远的阴云慢慢飘散。正所谓一天一夜一思量，一人一景一惆怅。不知是为青春的渐行渐远而扼腕叹息，还是为因生活的苦闷而稍感解脱沾沾自喜，谁又能理解这迷离多雾的人生，谁愿听我倾诉这如泣如诉的似水流年……

塔哈拉川穿这坐小镇而过，在此工作与生活，每天清晨，伴着鸟儿婉转的鸣声，迎着花儿扑鼻的芳香，坐着通勤车踏上了上班的征程，高楼新居在眼前一一掠过。每天下午，下班回来后汇入拥挤的车流入海中，或在阳光超市或小区菜市场买些蔬菜，或在兴隆市场门口那个固定的小摊上购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这边转转，那边看看，不一会儿便到了家门。有时来了兴致，不妨卷起袖子，系起围裙，叮叮当当，噼里啪啦，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乐，把饭菜端到了老婆娃娃的桌前。吃罢晚饭，洗刷完毕，或在稿纸，或在手机电脑上，开始倘徉于另一个自己钟情的文字世界。

几年下来，竟然浓聚成了一本散文集，这是矣坚定了我的创作热情和信心，延续着我心底的那个小小的文学梦，并以此感到慰藉，闲暇时间，听听音乐，看看书，练练书法，偶尔与单位同事朋友或弟子们坐在小酒馆中，聊聊天吹吹牛，这就是我生活的小镇，这就是我一朝一夕的岁月与生活。对此我感到非常满足，同时也体会到生活的充实和快乐。

有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有三两个老友，有想去的地方，有想看的风景，同时为了心中的梦想不断努力着，生活的脚步就这样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，一步一步向前走着。

人的一生就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，磕磕跌跌一直走着泥泞和平坦交织的路，数不完的坎坷，但也有看不完的风花雪月。有人把所有的抑郁埋在心底，只会让自己郁郁寡欢。如果把内心的烦恼告诉自己的知心好友或师长，心情会顿感舒畅。打开心窗，阳光倾泻，让心灵变成鸟自由飞翔，俯视那一幅幅美好的人生美景。

或许平凡的生活里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漂浮不定的思绪，继而成为一种浓烈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左右了我们前进的脚步，击毙了我们后退的勇气。有人说，心若简单了，世界也就简单了。简单的生活，生活的简单。说出来那么简单，实践中却那么复杂。有时候，我们困扰的不是情绪，而是自己的犹豫不决。我们困扰的不是压力，而是努力向上的勇气。我们困扰的不是忧伤的心情，而是不够成熟的自信。生活并不能帮我们去完成梦想；但会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有所期待，便会有所成就。

我曾不止一次在我的文章中提过：平淡方为生活的真谛，满足方为快乐的源泉。人都很平凡，生活本身就是那般索然无味。何必为浊名钓誉而苦苦钻研，何必为红尘凡事而茶饭不思解脱。苦也是一天，乐也是一天。既然这样，那么为何乐而不为呢？